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二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四

論

春秋論上

辯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

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

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

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

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發首篇所未盡更明透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

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没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

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髙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没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發辨析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具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

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埀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埀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肴昌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

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葢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識好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

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删修之具前逺矣聖人者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逺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

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

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反覆剖晳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

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
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
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
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
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

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

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朋黨論 在諫院進

破千古人君之疑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䕫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

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曲盡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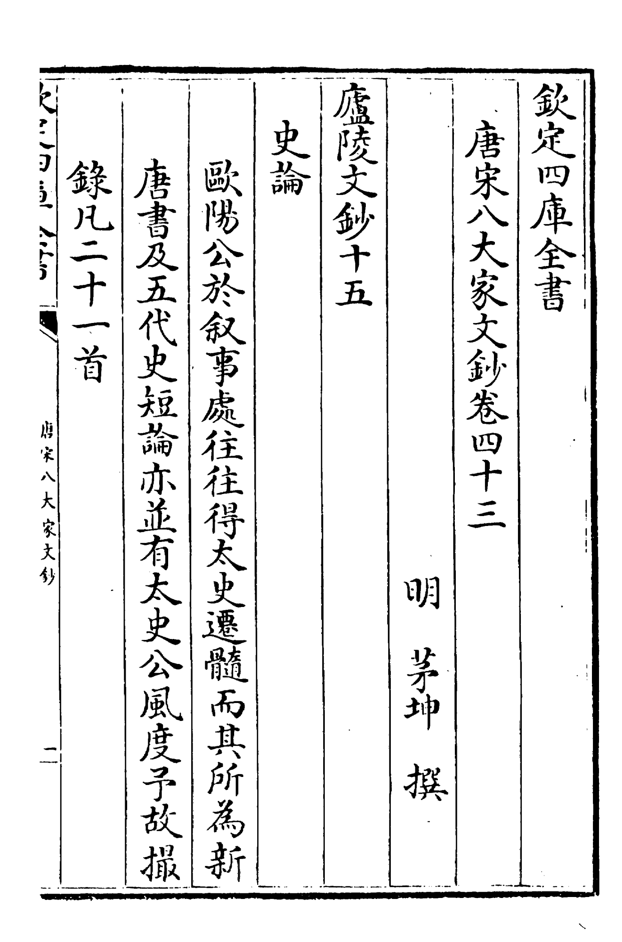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

意其必來以兾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三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五

史論

歐陽公於敘事處往往得太史遷髓而其所為新唐書及五代史短論亦並有太史公風度予故撮錄凡二十一首

唐書兵志論

唐兵三變處如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

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葢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葢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

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古禮之亡久矣歐陽公於此亦無限悲慨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歳時聚會以為朝覲

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
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
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
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葢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
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
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
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
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閭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

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

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賔禮四

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

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二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

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唐書食貨志論

論悉文亦跌宕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

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

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唐書藝文志論

序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脱亂譌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

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絶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

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説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五行志論

千古五行災異之說最為辯悉可誦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

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

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隂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

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葢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説葢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别其説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説初不相附屬而

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人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五代史梁太祖論

議論得大體而文殊圓轉澹宕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㫖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

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

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唐明宗論

中多名言可為世戒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寛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甞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

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宫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嵗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

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頼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

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狥深可畏亷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

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

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狥而毀譽亂真之敝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晉家人傳論

痛切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

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繦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

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

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葢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壊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沙陀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

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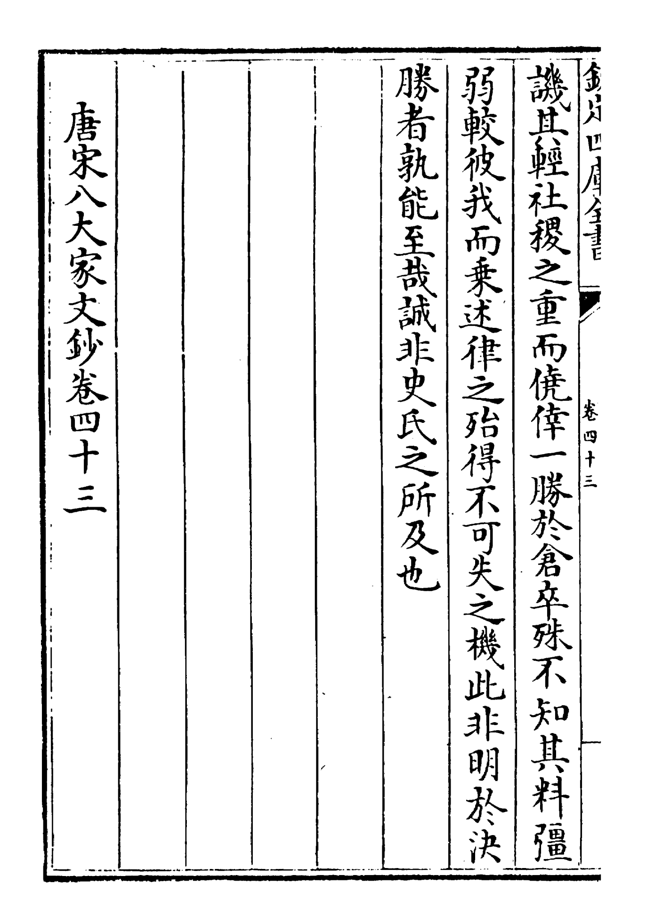
五代史周世宗論

直叙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絶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

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壊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内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

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賛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



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秉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四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六

史論

五代史職方考論

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晝次

如掌太史公所欲為而不能者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罷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葢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

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

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劒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

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没

其州名又令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司天考論

漢以來說災異者多並不如歐陽公之言為正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盈曰變

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

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説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讀韓公獲麟解與此論世之言祥瑞者捫心退矣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袪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

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葢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

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説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説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

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五代史周臣傳論

名言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葢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朋黨之禍至唐而極論朋黨之文至歐陽子而極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栁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

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

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

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

其是之謂歟

五代史馮道傳論

借婦人女子以感慨當世儒生有三歎遺音

傳曰禮義亷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亷恥立人之大節葢不亷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

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甞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

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

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王進傳論

進以疾足善走秉旌節五代名器之濫極矣歐公故憤惋而悲酸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

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葢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

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者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顔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

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畧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宦者傳論

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員而其情鬯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曏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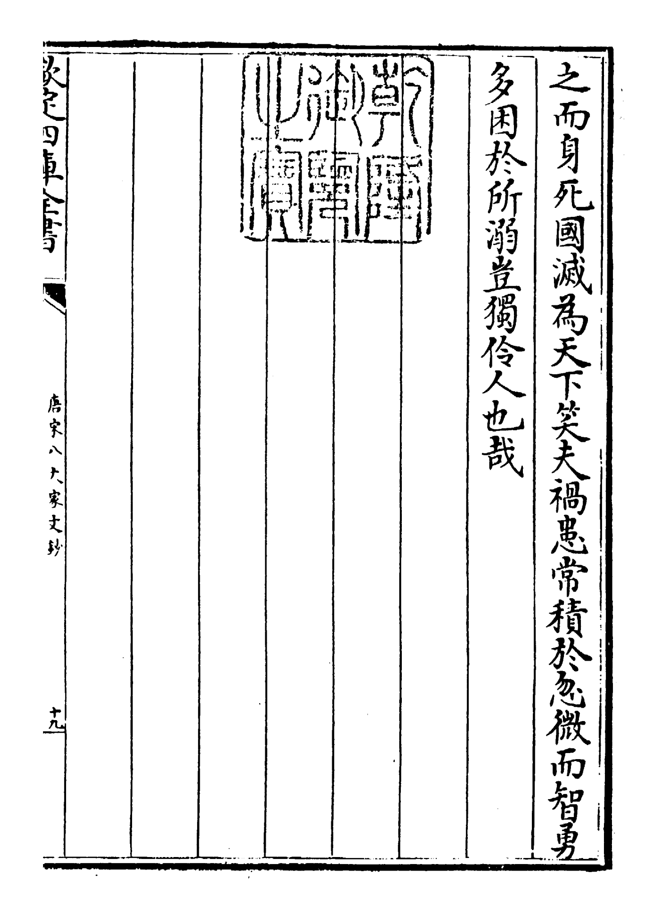
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五至四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薛振基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五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十七

序

帝王世次圖序

史記帝王世系特據世本故其訛如此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

欽定四庫全書

其傳者豈非以其逺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逺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逺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逺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

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説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説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説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着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皇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

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

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外制集序

公本知制誥時所遭逢處感慨序次有憂深言遠之思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

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遇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臺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

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獘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葢欲脩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

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脩祖宗故事又脩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

制草而閲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內制集序

有老成人之言在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

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值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

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歴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頴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藳見其所載職官

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薛簡肅公文集序

大約本韓昌黎詩序中來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

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

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葢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宜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葢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

蘇氏文集序

予讀此文往往欲流涕專以悲慨子美為世所

擯死上立論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

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

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

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廖氏文集序

識見韻折總屬匠心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

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没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

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兾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

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茍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江鄰幾文集序

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

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殁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

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

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葢發於有感而云然

仲氏文集序

言近而旨遠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

命者知此而已葢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

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茍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茍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茍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梅聖俞詩集序

絶佳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

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

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謝氏詩序

為女氏序從兄之詩毋之墓銘來得體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

中一貫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緊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

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釋惟儼文集序

此篇看他以客形主處亦自遠識及多轉調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

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戸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

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

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祕演詩集序

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祕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祕演雖愛祕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

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五